

談「狻」

楊蘇之

（漢聲廣播電台，本會會友）

《封神演義》第八十三回〈三大士收獅象狻〉，謂玉虛宮門人文殊廣法天尊破太極陣，收服虬首仙，原形是青獅；普賢真人破兩儀陣，擒獲靈牙仙，實為一頭白象。接著是慈航道人進入四象陣，經過一番鬥法後，守陣的金光仙不敵現出原形，原來是隻金毛狻。三獸遂分別為三仙坐騎。此三仙後轉釋門，為文殊、普賢、觀世音菩薩。

關於觀世音菩薩跨下的金毛狻，又見於《聊齋誌異》卷十一〈菱角〉。胡大成因寇亂與母失散，後來「有童子以騎授母，母急不暇問，扶肩而上，輕迅剽遯，瞬息至湖上。馬踏水奔騰，蹄下不波。」胡母至大成居所下騎後，「回視其馬，化為金毛狻，高丈餘，童子超乘而去。」作者疑是觀音現身所致。

又，《西遊記》第七十一回〈行者假名降怪狻，觀音現象伏妖王〉也看到金毛吼的蹤跡。話說此獸私逃下界，冒充朱紫國國王危害人間，與孫行者鬥法的緊要關頭，觀世音菩薩出面收回。

小說家言本來不必太當真。不過，文殊、普賢的坐騎雖然不免誇張，但獅、象的確真有其物。因此觀音坐下之狻，也不該是憑空虛構的。

此獸的原型究竟是什麼呢？據《封神榜》，金光仙自稱能「二指降龍虎，雙眸運太玄」，是則此獸比龍虎還兇猛，且雙目炯炯；據《西遊記》，則此獸食人；據《聊齋誌異》，則此獸「高丈餘」。比對已知的物種，天壤間恐怕找不到類似的動物。

「狻」這個字，至遲在唐時即已出現。《玉篇》：「音吼，似犬。」是則最初似是指一種類似犬的獸類。然而《玉篇》雖稱係南朝梁顧野王所撰，但其中相當部份實為唐代孫強增補，不知「狻」的最初定義是出於顧氏或孫氏之手，這點關係重大。蓋南朝與唐版圖差異太大，所能見到的物種頗有差別，前者僅能於江南以南地區追索，後者則幾已等同於今天全中國，特別是北方地區的版圖。不能釐清初始，一切猜測都毫無意義。

接著在字書出現的「狻」，是《集韻》：「北方獸名，似犬食人。」此書與《玉篇》有類似的問題。《集韻》雖始撰於隋代陸法言，但實成於宋朝的丁度。因此，我們同樣難以確定這一「似犬食人」的概念，究竟是起於隋還是宋。但既然說是「北方」，則「似犬」者莫如狼，其次則是狐、貉、熊、鼬等，這些全都不是前所未見之獸，不太可能為其另命新名。稍有可疑的，是地理分布更北，且腿的比例較一般貓科動物為長，體型與犬類相似的猞猁（lynx）。但這只能說是「合理懷疑」，並無更具體的證據。

《玉篇》中的「狻」平淡無奇，《集韻》雖說牠能「食人」，但食人之獸多矣，這也

不算特別了不起的本事，宜其長期不引人注意。反映在文學創作的事實是，《封神》、《西遊》之前的中國稗官小說中，並無關於「狻」這種動物的敘述。

「狻」一出現在小說中，立刻就特見神異，其概念自然非承自《玉篇》或《集韻》，而當另有所本。

其實傳說中能降猛獸的怪獸，更早就出現了，雖則不叫做「狻」。晉·張華《博物志》說：「漢武帝時，大苑之北胡人有獻一物，大如狗，然聲能驚人，雞犬聞之皆走，名曰猛獸。帝怪其細小，及出苑中，欲使虎狼食之。虎見此獸即低頭著地。……此獸見虎甚喜，舐唇搖尾，徑往虎頭上立，因搗虎面。虎乃閉目低頭，匍匐不敢動。」

《博物志》另一則說：「後魏武帝伐冒頓，經白狼山，逢師子（獅子）。……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狸，上帝車輓。師子將至，此獸便跳起上師子頭上，師子即伏不敢起。于是遂殺之。」

這兩個故事固然皆荒誕不可信，然而流傳久遠，似乎成爲往後文人附會的濫觴。明崇禎間陳濟儒的《偃曝談餘》中說：「弘治中，西番人貢獅。一番人長與相守，夜則同宿於木籠中。又畜二小獸，名曰吼，形類兔，兩耳尖長，僅長尺餘。獅作威時，即牽吼視之，獅畏服不敢動。蓋吼溺著體即腐。吼狷獺，又畏雄鴻，引吭高鳴，吼亦畏服。」

這個「吼」最大的本事是能讓「獅畏服不敢動」，與《博物志》所述類似。《偃曝談餘》成書年代略晚於《封神》、《西遊》，是則明末人心目中的「狻」，極可能源於弘治年間「西番」所貢的異獸。只是事隔百年之後，以訛傳訛而變形。頗懷疑是博雅如陳繼儒之類文人，遂由《博物志》的記述而聯想編造，又大概還把《博物志》中的「搗」誤讀爲「溺」，於是將之說成一種尿液具有強腐蝕性的怪獸。

回到根本問題，這究竟是什麼動物？

所謂「西番」範圍太廣，然而亦有線索可循。西元 1500 年左右——亦即明弘治年間——，波斯商人契達伊以貢使身分到達北京，並寫下《中國志》一書志其見聞。他說：「在（北京皇宮）第五道宮院內，他們看養著一些獅子、豹子、獵豹、猓狽以及吐蕃狗。」「自陸路入華的使節——爲中國人帶來的『貢品』是用於交換其它商品或『恩賜物』的，他們入貢的主要和首先是波斯馬，……最後是獅子、獵豹和猓狽。」「獅子比馬擁有十倍的榮譽和豪華。獵豹和做狩獵用的猓狽各自有權獲得用於獅子的一半榮譽和豪華排場。」

這些貢獸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猓狽，此獸其實應該叫「猓狽」，「猓狽」是其皮毛製品之稱。英文爲 lynx，日本人譯爲「大山貓」，許多國人因之。同屬只有兩種，其中產於美洲的 bay lynx，不可能由「西番」進貢，因而若確實是「猓狽」，自應爲歐亞猓狽（*Lynx lynx*, European lynx）。

lynx 雖屬貓科，但身高腿長，符合《玉篇》所稱的「似犬」特徵；且耳端有長毛，和《偃曝談餘》形容的「行類兔，兩耳尖長」相符。據此，則「狻」似即此獸，然而稍

加推敲，恐怕又不盡然。

理由之一是，European lynx 在歐亞大陸的高寒地區分布廣泛，自中國東北至西班牙都有。漢晉之前國人或未必了解，但隋唐之後實已習知。下至明代自不用說了，即使「西番」以此為貢品，絕不該不認得，更不至於創造出「玃」這個詞。

其次，古今中西各民族都未聞曾以 lynx 為狩獵用獸。蓋每一物種能力各有其特色與限制，如果此獸能訓練為狩獵之用，以其分布之廣，何以各民族都不知道，惟獨明朝宮中才有洋人所貢的「狩獵用的猓猓猓」？可見《中國志》所講的應另有所指，不是 lynx。

另一線索是《明史·西域傳》的撒馬兒罕條：「明年（弘治三年）又偕土魯番貢獅子及哈刺虎刺等獸。」（標校本《明史》作「哈刺、虎刺」，將之視為二獸，誤。）這一「哈刺虎刺」與獅子同貢，不但與《中國志》的「猓猓猓」、《偃曝談餘》的「吼」同，且時代俱為弘治，這當然不會是巧合，應可以斷定就是同一件事。

據張之傑兄考定，所謂「哈刺虎刺」是突厥語 karakulak 的譯音，意為「黑耳」，為英文 caracal 的語源。即 lynx 的近緣種羆貓（*Caracal caracal*），或稱沙漠猓猓、波斯猓猓，亦即《瀛涯勝覽》忽魯謨斯國條所述之「草上飛」（參閱〈哈刺虎刺草上飛初考〉，本刊本期）。至於其能被馴為狩獵用獸，且早在唐時即然等等，並見之傑兄鴻文，不作重複。

要之，caracal 與 lynx 體型比例皆身高腿長，耳端有尖細長毛。相異處，一是前者尾短後者尾稍長；二是前者體色灰黃而有不明顯的黑色斑點，後者則體色紅褐而無斑。或許因其純色，故後來訛為「金毛玃」。

至於何以「玃」為名，疑初為「哈刺虎刺」的節音，後之博瞻者乃就《玉篇》、《集韻》等尋出類似字音的「玃」以坐實之。證據不足，不敢自以為是。

附白：日前有幸先睹張之傑兄所撰〈瀛涯勝覽所記動物初考〉（本刊本期），其摘隱探微、考訂精審令人欽佩，特別是於忽魯謨斯國之「草上飛」一物，更是尤多創獲，頗能發前人所未發。而愚以為此獸即明末以後許多稗官小說中「玃」的原型。幾經討論意猶未盡，故之傑兄續撰〈哈刺虎刺草上飛初考〉一文補充，筆者則為此續貂。

然而截稿倉促，未及廣蒐文獻，僅能就記憶所及的資料信筆漫書，又未遑深論所臚列史料間的邏輯關係、探究其觀念演變的蹤跡，距離學術標準頗遠。姑草為一般論述，以待來茲。